



# 中国大百科全书

教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上海

1985.10

## 本卷主要编辑、出版人员

总 编 辑 姜椿芳

副 总 编 辑 叶佐群

副 编 辑 主 任 赵建山

责 任 编 辑 贺亚麟 魏 杰

编 辑 周五一 段太奇 梁惠陵

图 片 编 辑 郜宗远 陈 林(助理)

资 料 核 对、统 一 段太奇 卞小勤 张素华

索 引 蒋仲英 马五一 卢 红

装 帧 版 面 设 计 张慈中 张苏予

责 任 校 对 陈佩兰 姚秀丽 徐兆男 杨文娟

陶大明 周大煜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教 育 ·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教育》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总社：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东便门1号 分社：上海古北路6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装 上海市印刷一厂彩图分色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2 插页 36 字数 1,485,000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97·40 精装(甲)国内定价：24.60元

#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主任 胡乔木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顺序)

|     |     |     |            |     |     |
|-----|-----|-----|------------|-----|-----|
| 于光远 | 贝时璋 | 卢嘉锡 | <u>华罗庚</u> | 刘瑞龙 | 严济慈 |
| 吴阶平 | 沈 鸿 | 宋时轮 | 张友渔        | 陈翰伯 | 陈翰笙 |
| 茅以升 | 周 扬 | 周培源 | 姜椿芳        | 夏征农 | 钱学森 |
| 裴丽生 |     |     |            |     |     |

委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            |     |            |     |            |            |
|------------|-----|------------|-----|------------|------------|
| 丁光训        | 于光远 | 马大猷        | 王 力 | <u>王竹溪</u> | 王绶琯        |
| 王朝闻        | 牙含章 | 贝时璋        | 艾中信 | 叶笃正        | 卢嘉锡        |
| 包尔汉        | 冯 至 | 司徒慧敏       | 吕 骥 | 吕叔湘        | 朱洪元        |
| 朱德熙        | 任新民 | <u>华罗庚</u> | 刘开渠 | <u>刘思慕</u> | 刘瑞龙        |
| 许振英        | 许涤新 | 孙俊人        | 孙毓棠 | <u>杨石先</u> | 杨宪益        |
| 苏步青        | 李 珩 | 李国豪        | 李春芬 | 严济慈        | 肖 克        |
| 吴于廑        | 吴中伦 | 吴文俊        | 吴阶平 | 吴作人        | <u>吴学周</u> |
| 吴晓邦        | 邹家骅 | 沈 元        | 沈 鸿 | 宋 健        | 宋时轮        |
| 张 庚        | 张 震 | 张友渔        | 张含英 | 张钰哲        | 陆 达        |
| 陈世骧        | 陈永龄 | <u>陈维稷</u> | 陈虞孙 | 陈翰伯        | 陈翰笙        |
| 林 超        | 茅以升 | 罗竹风        | 季 龙 | 季羨林        | 周 扬        |
| 周有光        | 周培源 | 孟昭英        | 柳大纲 | 胡 绳        | 胡乔木        |
| 胡愈之        | 荣高棠 | 赵朴初        | 侯外庐 | 侯祥麟        | 段学复        |
| 俞大绂        | 宦 乡 | 姜椿芳        | 费孝通 | 贺绿汀        | 夏 衍        |
| <u>夏 鼐</u> | 夏征农 | 钱令希        | 钱伟长 | 钱学森        | 钱临照        |
| <u>钱俊瑞</u> | 倪海曙 | 殷宏章        | 翁独健 | 唐长孺        | 唐振绪        |
| 陶 钝        | 黄秉维 | 曹 禺        | 董纯才 | 程裕淇        | 傅承义        |
| 曾世英        | 曾呈奎 | 谢希德        | 裴丽生 | 潘 菽        | 潘念之        |

## 教育编辑委员会

主任 董纯才  
副主任 刘佛年 张焕庭  
委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 铁 王 越 王承绪 王焕勋 毛礼锐 刘文修 刘佛年  
许椿生 李秉德 辛安亭 沈灌群 张 健 张焕庭 张敷荣  
陈学恂 陈景磐 赵祥麟 顾明远 董纯才 滕大春 潘懋元  
瞿葆奎

## 各分支学科编写组主编、副主编、成员

教育科学 主 编 王 铁  
副主编 黄 济  
成 员 张同善  
教育 学 主 编 瞿葆奎  
副主编 胡克英 陈 侠 张家祥 吴 杰  
成 员 王策三  
教育心理学 主 编 张焕庭  
副主编 林传鼎 张增杰 邵瑞珍 章志光 郭占基  
教育 管 理 主 编 刘文修  
副主编 李秉德  
成 员 张渭城  
中国 教 育 主 编 许椿生  
副主编 陈学恂 张瑞璠 周德昌  
成 员 高时良  
外国 教 育 主 编 滕大春  
副主编 赵祥麟 王承绪 顾明远 朱 勃  
成 员 姜文闵  
综合编写组 主 编 张焕庭(兼)  
成 员 靳乃铮 李文滢 乔有华 田泽长

# 前 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辑类书的传统。两千年来曾经出版过四百多种大小类书。这些类书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它们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收集、整理和保存了我国历代科学文化典籍中的重要资料。较早的类书有些已经散佚，但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也为数不少，这些书受到中国和世界学者的珍视。各种类书体制不一，多少接近百科全书类型，但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

十八世纪中叶，正当中国编修庞大的《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欧法、德、英、意等国先后编辑出版了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以后美、俄、日等国也相继出版了这种书。现代型的百科全书扼要地概述人类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并且着重地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二百多年来，各国编辑百科全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知识分类、编辑方式、图片配备、检索系统等方面日益完备和科学化。今天，百科全书已经在人类文化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种类型的和专科的百科全书几乎象辞典那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一向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也早已把编辑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本世纪初叶就曾有人试出过几种小型的实用百科全书，包括近似百科型的辞书《辞海》。但是，这些书都没有达到现代百科全书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出版总署曾考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稍后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十二年规划也曾把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1958年又提出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但都未能实现。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此项工作。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由于读书界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待各门学科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之后再行编辑出版；也不能等待各学科的全部条目编写完成之后，按照条目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混合编成全书，只能按门类分别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头编写，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即编成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就出版一个学科的分卷，使全书陆续问世。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缺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准备在出第二版时，再按现在各国编辑百科全书一般通行的做法，全书的条目不按学科分类，而

按字母顺序排列，使读者更加便于寻检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每一学科的条目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同时附加汉字笔画索引和其他几种索引，以便查阅。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学科和领域。初步拟定，全书总卷数为80卷，每卷约120~150万字(包括插图、索引)。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出齐。全书第一版的卷数和字数都将超过现在外国一般综合性百科全书，但与一些外国百科全书最初版本的篇幅不相上下。我们准备在第二版加以调整和压缩。

《中国大百科全书》按学科分卷出版，不列卷次，每卷只标出学科名称，如《哲学》、《法学》、《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等。

全书各学科的内容按各该学科体系、层次，以条目的形式编写，计划收条目10万个左右。各学科所收条目比较详尽地叙述和介绍各该学科的基本知识，适于高中以上、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使用。这种百科性的参考工具书，可供读者作为进入各学科并向其深度和广度前进的桥梁和阶梯。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除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外，还准备编辑出版综合性的中、小型百科全书和百科辞典，与专业单位共同编辑出版各种专业性的百科全书，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是在全国各学科、各领域、各部门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参加下进行的，并得到国家各有关部门、全国科学文化研究机关、学术团体、大专院校，以及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是全书编辑工作能够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有力保证。在此谨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书在出第二版的时候能有所改进。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

1980年9月6日

# 凡 例

## 一、编 排

1. 本书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一学科辑成一卷或数卷，一学科字数不足一卷的，同其他学科合为一卷。

2. 本书条目按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第一字同音时，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声调顺序排列；同音、同调时，按笔画的多少和笔顺排列。第一字的音、调、笔画和笔顺均相同时，依次按后面汉字的音、调、笔画和笔顺排列。

3. 各学科均列有本学科全部条目的分类目录，以便读者了解本学科的全貌。分类目录还反映出条目的层次关系，例如：

### 教育制度

|                 |     |
|-----------------|-----|
| 中国学制.....       | 550 |
| 义务教育.....       | 487 |
| 普及教育.....       | 277 |
| 学位制.....        | 440 |
| 学位(见学位制).....   | 439 |
| 副学士(见学位制).....  | 88  |
| 学士(见学位制).....   | 439 |
| 硕士(见学位制).....   | 335 |
| 副博士(见学位制).....  | 88  |
| 博士(见学位制).....   | 23  |
| 名誉博士(见学位制)..... | 258 |

4. 各学科在条目分类目录之前一般都有一篇介绍本学科内容的概观性文章。

5. 学科与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条目，例如“鲁迅”，在教育卷和中国文学卷内均有条目，其释文内容分别按各该学科的要求有所侧重。

## 二、条 目 标 题

6. 条目标题多数是一个词，例如“太学”、“教案”、“道尔顿制”；一部分是词组，例如“教师心理”、“化学教学法”。

7. 条目标题上方加注汉语拼音，部分条目标题附有外文名，例如  $Ji\ddot{a}oy\ddot{u}x\ddot{u}e$  教育学 (pedagogy)。纯属中国内容的条目标题，例如“科举制度”、“蒙学课本”、“中国古代书院”，一般不附外文名。

## 三、释 文

8. 本书条目的释文力求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条目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9. 较长条目的释文,设置层次标题。层次标题较多的条目,在释文前列有本条层次标题的目录。

10. 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并需由其他条目的释文补充的,采用“参见”的方式。所参见的条目标题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用楷体字排印,例如“超常儿童绝大多数都有比较好的早期教育”;所参见的条目标题未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另用括号加“见”字标出,例如“她认为……理想的学校应该废除班级制度(见班级教学)……一切活动都以儿童为中心”;所参见的条目标题虽在本条释文中出现,但已作为本条的层次标题时,亦另用括号加“见”字标出。

11. 条目释文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和组织机构名,一般不附原文。重要的外国人名在“内容索引”中注出原文。

#### 四、插 图

12. 本书在条目释文中配有必要的插图。

13. 彩色图汇编成插页,并在有关条目释文中注明“参见彩图插页第××页”。

#### 五、索 引

14. 本书各学科均附有本学科全部条目的汉字笔画索引、外文索引和内容索引。各种索引前有简要说明。

#### 六、其 他

15. 本书所用科学技术名词以各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尚未统一的,从习惯。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常见的别译名必要时加括号注出。

16. 本书所用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 教 育

董纯才 刘佛年 张焕庭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教育同社会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并受教育对象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它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适应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现代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的作用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现在，中国处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教育肩负着为“四化”建设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和劳动后备力量的任务；它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广泛和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把教育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教育”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现在一般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涵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教育这个词，有时还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同义语使用。

教育起源于劳动。而劳动是在社会集体中进行的。教育是适应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教育同社会共存、共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方式的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和统一，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育的发展既同生产力的状况有关，又同生产关系的性质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时制约着教育。

人，作为劳动力，是社会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生产的效率和发展进程。马克思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们在劳动中所运用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这就是说，一个人（劳动力）在生产上发挥的作用如何，同他们的体力与智力的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而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发展，主要靠教育的培养和训练。教育担负着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取决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并作用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这些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在没有被劳动者掌握之前，它还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只有当它被劳动者所掌握并运用于生产实践，才可能由潜在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种“转化”仍然要靠教育对人的培养与训练。教育使劳动者掌握现存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也要靠受过教育的人去实现。因此，教育也是科学技术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劳动者受教育

的程度越高,掌握科学技术的深度与广度越好,他们在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上的作用也就越大。所以要发展生产,就必须相应地发展教育。近代社会中,基础教育的逐步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大学专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发展,教育内容、方法、技术的改革,都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从上述意义上说,教育是生产斗争的工具,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教育。

人,作为劳动力,又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之中,具有一定思想、意识的社会成员。人类的生产劳动从来就是社会性的劳动。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同时也就建立起某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其他社会关系,对人的思想和体力、智力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又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教育所培养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教育由谁来掌握,谁能够进学校受教育,以及按什么目的、用什么内容教育他们,这都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有关,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决定的。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不仅把前辈所积累的生产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而且把一定社会的生活规范传授给下一代,使他们能适应现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要求,以维护和巩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因此,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性质的教育。从上述意义上说,教育既是永恒的、普遍的范畴,又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为一定的政治经济服务。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总是统治阶级的教育,总是统治者巩固其阶级统治的工具。

教育为生产力服务和为一定生产关系服务是辩证统一的。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或在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表现不同,教育对生产力或生产关系所发生作用的重点也不同。当社会发展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时,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性质和作用就突出出来;旧教育竭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而革命的教育却在为推翻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斗争。在近代社会中,当社会由革命转向建设时,教育为生产斗争服务的性质和作用,就被提到突出的地位;它反映着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状况,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尽管教育的作用随一定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它始终体现着为生产力服务和为生产关系服务的辩证统一性。须知,生产力的发展迟早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教育也迟早会随之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时也会出现教育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或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或超越了生产发展的水平,这都要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某些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但是,这同在私有制社会中所发生的情况和问题毕竟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要改变这一不相适应的情况,并不需要改变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关系。这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制度是最进步的社会制度;而掌握领导权的工人阶级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完全可以自觉地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检查和调整生产关系中某些不相适应的环节,在体制上进行适当的改革,从而使教育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教育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的其他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机构和政治思想、法权思想、哲学、道德、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的发展是同这些社会因素的发展分不开的。教育就是在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对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的、自然的因素,如人口的增长、地理环境等也对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人有其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规律。在教育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在同遗传

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遗传,主要指人的遗传素质,即个体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上的特点。遗传素质构成人的身心发展的生物前提,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个体的任何发展都是谈不到的。遗传素质的成熟过程制约着人的发展水平和阶段性,不同年龄阶段反映出不同的生理与心理特征。遗传素质在人与人之间具有差异性,这决定了人们在发展上的个别特点。但就一般人来说,这种差异是不大的。遗传在人的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不能决定人的发展。它仅仅是人发展的前提或可能条件。只有通过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与作用,才能使这种可能条件得以发展,成为人的现实属性,形成人的知识、才能、思想、品德以及性格、爱好等。“遗传决定论”是错误的。

环境,指人生活其中并给人以影响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起巨大作用的是社会环境。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活的,接受着来自外界的各式各样的、积极的或消极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影响,形成一定的思想、观点、行为和习惯。人们接受环境的影响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能动的过程。环境影响人,人也在改变着环境。正是由于个体能动地作用于环境,环境才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影响。人们就是在实践中改造着客观世界,同时接受了客观的影响,从而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和发展着自己。在同一个环境中,由于个人的主观态度不同,他们各自的发展也不同。所以说,“环境宿命论”也是错误的。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自发的。环境只有在教育的组织和利用下,才能向着社会所需要的方向对人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这是环境中影响人发展的一种自觉的因素。它对人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教育是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由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活动。它既可以充分发挥个体遗传上的优势,使之得到较好的发展,又可以控制环境对人的自发影响,利用和发挥环境中积极因素的作用,限制和排除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以确保个体发展的方向。教育的主导作用是相对遗传和环境而言的,绝不能超越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对教育的制约性而孤立地谈教育的作用。因此,“教育万能论”也是错误的。

总之,在人的发展中,遗传、环境和教育是辩证统一的,这反映在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人的发展也是如此。由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所引起的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同儿童原有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是儿童发展的动力和原因。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与提高,也就是儿童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家庭的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师的具体教导和要求,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对儿童的作用受着儿童原来身心发展水平的制约,又是通过儿童已有的认识、思想、感情、态度、知识基础、生活经验等内部因素起作用的。这些教育和影响的结果,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提高,又成为制约儿童身心进一步发展的内部因素。知识、才能、思想、品德,并不是儿童天生就有的,也不是从外部简单地灌输或移植于儿童身上的,而是外部的影响作用于儿童,通过儿童自身积极的活动而实现的。所以,教育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教育过程中,要重视启发性,要注意调动儿童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要着眼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使教育的作用与儿童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教育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的。教育的基本形式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或教材)向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第一种教育形式是学校教育,它是在固定的场所有目的按计划进行的,或面向班级整体施教,或进行小组、个别施教。第二种教育形式是通过各种知

识媒介（如图书、报刊、电影、广播、电视、函授教材等），使受教育者获得知识和受到教育的活动。这种教育形式，教育者通常不直接和受教育者见面，而是间接地启发和指导他们独自进行学习，但有时也和面授相结合。第三种教育形式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培养人的活动。它既不在学校中进行，又不系统讲授，也不提供自学内容，而是在工作与生活现场通过示范、模仿、交往、接触、传递信息和经验等进行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第四种教育形式是自我教育。这是指受教育者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发展智力和才能，形成一定的个性品质，而进行的自觉的、有目的的自我控制的活动。自我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是人参与自身发展的重要形式。

不同的教育形式是在多种教育场所进行的。当今的教育场所有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工作单位等。家庭是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形成人的个性的因素。家庭对青少年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和智力的发展以及健康成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家长是儿童最早的教育者。家长的言谈举止、思想作风、待人处世、生活习惯，以及对子女的要求和为子女所造成的生活、文化环境等，都对儿童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是对青少年儿童施教的主要场所。学生每天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的。设计合理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学校教育活动，对儿童的成长起着主导作用。社会教育机构，如图书馆、文化宫、俱乐部、博物馆、电影院以及少年之家、少年儿童活动站等等，都是学校教育场所的延伸，是校外教育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成人继续教育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可供人们进行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教育机构已成为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文化科学教育，发展他们创造才能的业余活动的中心，成为他们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工作单位并不是以教育为主要目的而建立的，但它对其所属成员却起着在职教育的作用，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作单位还以其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作风、工作制度和实践，对每个成员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思想、业务和文化水平，建立了培训在职干部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的，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有所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学校教育的继续、扩展和加深。工作单位是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重要的环境和条件。

这些教育形式和场所影响着人的一生，它们在教育实践中采取不同的方式，形成各自不同的教育体系，起着各自特有的作用。教育的形式和机构同教育的性质和职能作用一样，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 教育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伴同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教育，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也在发展着，变化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各异，教育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原始社会的教育**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原始群到氏族社会结束，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国从元谋人的群居生活到夏朝建立前夕，约有170万年左右。原始社会如此缓慢的发展，是同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分不开的。人类最初是使用粗糙的石器。到氏族社会形成以后，人类进而知道磨制石器，有了石斧、石铲等工具，逐渐学会了种植作物、饲养牲畜、制造陶器、建造房舍等生产活动。当时，由于劳动工具十分简陋，生产水平很低，人们的劳动只能维持自身的生存，社会上没有剩余产品，生产资料为氏族公有，没有阶级与剥削；大家

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平等的集体生活。

原始社会的教育同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当时教育还融合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之中,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专职教师;年轻的后代是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接受长辈的教育。当时,人类的精神活动尚处于很不发展的状态,不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没有文字与书籍。人们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通过改进生产工具,把生产经验物化在生产工具上或记忆在头脑中,借以保存已有的生产经验,并通过教育把生产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把社会风俗、礼仪、宗教和道德规范等传授给下一代。教育内容与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结合着生产与生活实践,通过成年人的言传身教对儿童个别进行的。到原始社会后期,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于是便产生了军事教育的内容。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因此教育没有阶级性,教育对全氏族儿童一律平等。

**奴隶社会的教育** 随着石器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出现,生产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产品除维持人们的生活必需以外,开始有了剩余。剩余产品的出现,一方面为一部分人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专门从事社会管理和文化科学活动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私有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上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度逐渐形成。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就已建立。

奴隶社会在教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学校的产生;教育开始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单独的事业。学校的产生同国家的产生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紧密相连。这种分工,使人类积累的生产经验,不只物化在生产工具上,而且逐渐从直接经验的形态中抽象出来,上升为知识形态;同时使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教育工作或专门接受教育。生产的发展,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能力的逐步提高,知识的日益丰富,以及文字的出现等等,这一切都为学校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国家产生以后,统治阶级需要一种专门机构培养其官吏和士人。这样,学校教育便应运而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学校的出现,反映了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它们一开始便被剥削统治阶级所垄断;脑力劳动成了剥削阶级的特权,学校教育成了他们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奴隶社会的教育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那时,学校教育同劳动人民原始形态的教育是并存的。但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统治者的学校教育。奴隶主通过学校传播统治阶级思想,并把自己的子弟培养成国家大大小小的统治者。至于劳动人民原始形态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家传形式或师徒制传授生产经验和一些粗浅的文化知识。它在统治阶级的影响下,主要为社会培养劳动力,以维系社会生产的延续和发展。

学校教育被统治者垄断以后,即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奴隶主阶级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因此教育内容主要是学习统治者的礼仪、兵法等治人之术,而稼穡、百工之艺是被轻视的。到了西周时期,由于学校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内容,包括德、行、艺几个主要方面。德与行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教育,艺是管理国家、维护礼治以及进行生产的一些知识和技术。当时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反映了殷、周奴隶制国家祀与戎的需要。

学校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理论的萌发,孔丘、墨翟等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也随之出现了。孔子从教四、五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的许多教育思想被概括在《论语》

之中。《墨子》以及后来的《孟子》、《荀子》等书籍中都有许多著名的教育论述。萌芽时期的教育理论,只是以教育思想的形式,结合在哲学、政治、伦理等思想之中,散见于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有关著作,并没有形成单独的教育理论体系。成书见于公元前2、3世纪的《学记》的出现,才有了比较系统的教育著作。《学记》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学的萌芽。

西方奴隶社会有代表性的教育,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教育。在教育内容和一些教育措施上,西方奴隶社会的教育同中国古代教育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特点与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适应了当时奴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古希腊的斯巴达以农业为主,注重军事教育,培养年轻的一代成为捍卫奴隶制度的勇敢的军人。古希腊的雅典,海上交通方便,商业、手工业比较发达,其教育提倡人的和谐发展,培养效忠国家的公民,使他们不仅成为军人,而且成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古希腊的教育实践,孕育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培育了一些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罗马教育同样是建立在剥削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它比希腊教育有着更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工作实践,比较重视课程与各种教学方法的研究。这些都明显地反映在昆体良的教育理论体系中。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是西方较早的一本有关教育的论著。

封建社会的教育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铁器与畜力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革,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奴隶制逐渐为封建制所代替。在封建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劳动人民和一些士人在实践中有了更多的发明创造,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医学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当时在中国,特别是火药、罗盘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四大发明,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些成就促进了农业、手工业、航海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经济出现了几度繁荣时期。

在中国,封建统治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在奴隶社会末期即已出现的私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学与私学并存,五代以后又出现了书院的形式。这些,不仅推广了学校教育,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因而又出现了象郑玄、韩愈、朱熹、颜元等著名的教育家和许多教育论著。教育理论日益向系统化演进。

封建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还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掌管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也控制着教育,并使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大都不能入校学习。在中国,私学在表面上虽然人人都可进入,但由于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交不起“束脩”,而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劳动人民基本上还是通过父传子、师带徒的形式,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中接受教育。封建社会教育的等级性,在中国主要表现在中央官学的招生对象上:“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这类学校不仅劳动人民子弟不能进入,就连统治阶层的子弟入哪一等级学校也要按其父兄官位品级的大小而定。这种等级制在唐代尤为明显。唐代的中央官学设有“二馆六学”。学校制度规定:弘文馆、崇文馆招收皇亲、大臣的子孙;国子学收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太学收五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四门学收七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子孙;书学、算学、律学则收“八品以下子及庶人通其学者”。这种等级性,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在表面上比较淡薄了。

在中国,封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官吏,学校的任务则主要是“养士”。学成之后,经选士或科举,优秀者授予官职。封建统治阶级选拔统治人才,逐渐形成一套选士制度和科举制度。隋唐以前是“选士”,以推举为主;隋唐以后是“科举”,以考试为主。这些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很大。取士的标准和科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自

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正宗思想，儒家的经典变成了历代学校的教育内容。历代的选士和科举，虽在形式上或重经义，或重诗赋，或用八股取士等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大都限定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控制了全国的教育，用儒家的封建伦理思想奴役人民，使教育服务于培养忠于封建主的奴才，因而也使学校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这就严重地障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使教育内容日趋形式化、教条化，更加脱离实际。

中国封建时代，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上也需要培养具有自然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的人才。学校教育在以儒学为主的同时，也逐渐增加了一些算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到了唐代，则更多地建立起一些专科性学校，同时在一些中央业务部门，如太医署、太仆寺、司天台等，也设科招生，培养一些专门人才。这类学校在唐、宋时代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但在中央官学中，这种学校政治地位比较低。随着官学的衰废，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多转入民间，由私人进行传授了。

在欧洲，自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进入封建时代。封建统治阶级有僧侣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两个阶层。为他们服务的教育是教会学校和骑士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等级性，而且还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成了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文化和教育全部为教会所垄断，教学内容贯穿着神学精神。教育目的是培养对上帝的虔诚、忠于教权的教士和能够维护封建主利益的骑士，对他们进行“七艺”和“骑士七技”的教育。到12、13世纪，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城市出现了行会学校和商人子弟学校，着重学习生产和业务知识，为本行业培养人才。后来这两种学校合并成城市学校。这种学校反映了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打破了教会对学校的垄断，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者的尖锐斗争。

**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 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产生。14~16世纪，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了资本主义的萌发。当时，腐朽的封建势力和宗教统治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文化教育上的反映，就是欧洲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新文化向神道的封建文化宣战，要求解放人的个性，恢复人的价值，发展人的能力，反对宗教对人的发展的禁锢。这一运动促进了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出现了象维多里诺、伊拉斯谟、拉伯雷、蒙田和莫尔等人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资产阶级又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向封建统治发动了进攻。新教与旧教的斗争有较广泛的群众性。这一斗争动摇了罗马天主教廷对欧洲教会的统治，使教会从属于国家，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成长与独立，并对欧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又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到机器生产的新阶段。大机器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科学技术在生产上得到广泛应用，使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互促进，迅猛发展；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社会生产便由机械化到电气化，直到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普遍应用和自动控制的航天时代。特别是近100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现代化的生产较前更为迅速地发生着变革。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扩大劳动者的数量，而且要求提高劳动者的质量。进行机器生产的工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和技能。这样，就要求学校扩大教育对象，对劳动者给予必要的文化教育。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劳动人民争取教育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为劳动人民开办一些学校，并



提出“国民教育”、“普及义务教育”等口号。这样,培养劳动者的任务,开始从劳动实践中转入到主要由学校教育来承担了。

学校中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封建时代的个别教学的形式已不适应教育发展的要求,于是班级授课制开始产生,出现了班级上课的新的教学原则与方法。班级授课制,最早是17世纪捷克教育家J.A.夸美纽斯总结出来的。他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实践。他写的《大教学论》(1632)是西方第一部系统论述教育的专著。它标志着教育学向独立科学发展的开端。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经验的总结,也是时代的产物。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对教育发展的要求。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教育上的新变化,使班级授课制等理论更显示出巨大的意义。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教学形式和方法产生了新的变革;教学机器、电化教育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学校中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科学也逐渐形成。继《大教学论》之后,又有了英国J.洛克的《教育漫话》(1693)、法国J.-J.卢梭的《爱弥儿》(1762)、瑞士J.H.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1781~1787)等;到19世纪,德国J.F.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1806)和英国H.斯宾塞的《教育论》(1861)又把教育科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赫尔巴特的著作,利用了心理学和伦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使教育学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到20世纪初,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又出现了美国J.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体系。随着生产的发展,新的学派不断涌现,教育学科也日益分化,形成许多独立学科以及同教育学科相关的边缘学科,出现了一个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教育科学体系。教育科学开始向纵深发展。

大机器生产要求全面发展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要求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结合。随着生产向现代化发展,劳动者只掌握一般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已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加重视教育,把智力开发放在比物质资源的开发更为重要的地位。很多国家都增加了教育经费,普及了初中,甚至普及了高中,发展了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

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往往用虚伪的“超政治”、“民主性”掩饰其教育的阶级性,声称他们的教育是“机会均等”的,似乎已具有“全民性”。这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财富的巨大差别和大学里高昂的学费,有产者和劳动者之间是不存在教育机会均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控制着,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对资产阶级来说,给劳动人民多少教育,给以什么样的教育,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更多的取决于是否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F.恩格斯指出:“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就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95页)。资本主义教育发展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对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作了无情的揭露,并为教育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西方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中国还处在封建时期。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而也产生了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文化教育。在教育上,一方面仍以尊孔读经为主,另一方面也抄袭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内容,废科举,兴学校,发展实科教育,增加自然学科等。同时,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在中国也开办了许多学校。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维新派对教育的改革主张,直到后来国民